

明

史

五
三

明史卷一百九十八

列傳第八十六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 保兼李太保保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楊一清

彭澤

毛伯溫

汪文盛
鮑象賢

翁萬達

楊一清字應寧其先雲南安寧人父景以化州同知致仕攜之居巴陵少能文以奇童薦爲翰林秀才憲宗命內閣擇師教之年十四舉鄉試登成化八年進士父喪葬丹徒遂家焉服除授中書舍人久之遷山西按察僉

事以副使督學陝西一清貌寢而性警敏好談經濟大略在陝八年以其暇究邊事甚悉入爲太常寺少卿進南京太常寺卿弘治十五年用劉大夏薦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西番故饒馬而仰給中國茶飲以去疾太祖著令以蜀茶易番馬資軍中用久而寢弛奸人多挾私茶闌出爲利番馬不時至一清嚴爲禁盡籠茶利於官以服致諸番番馬大集會寇大入花馬池帝命一清巡撫陝西仍督馬政甫受事寇已退乃選卒練兵創平虜紅古二城以援固原築垣瀕河以捍靖虜効罷貪庸總兵武安侯鄭宏裁鎮守中官冗費軍紀

肅然武宗初立寇數萬騎抵固原總兵曹雄軍隔絕不相聞一清帥輕騎自平涼晝夜行抵雄軍爲之節度多張疑兵脅寇寇移犯隆德一清夜發火礮響應山谷間寇疑大兵至遁出塞一清以延綏寧夏甘肅有警不相援患無所統攝請遣大臣兼領之大夏請卽命一清總制三鎮軍務尋進右都御史一清遂建議修邊其略曰陝西各邊延綏據險寧夏甘肅扼河山惟花馬池至靈州地寬延城堡復疎寇毀牆入則固原慶陽平涼鞏昌皆受患成化初寧夏巡撫徐廷璋築邊牆綿亘二百餘里在延綏者余子俊修之甚固由是寇不入套二十餘

年後邊備疎牆塹日夷弘治末至今寇連歲侵略都御史史琳請於花馬池韋州設營衛總制尙書秦紘僅修四五小堡及靖虜至環慶治塹七百里謂可無患不一二年寇復深入是紘所修不足捍敵臣久官陝西頗諳形勢寇動稱數萬往來倏忽未至徵兵多擾費旣至召援輒後時欲戰則彼不來持久則我師坐老臣以爲防邊之策大要有四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今河套卽周朔方漢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突厥不敢踰山牧馬古之舉

大事者未嘗不勞於先逸於後夫受降據三面險當千里之蔽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其後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而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寇巢穴深山大河勢乃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邊患所以相尋而不可解也誠宜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屬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屯田數百萬畝省內地轉輸策之上也如或不能及今增築防邊敵來有以待之猶愈無策因條具便宜延綏安邊營石澇池至橫城三百里宜設墩臺九百座暖譙九百間守軍四千五百人石澇池至定邊營百

六十三里平行宜牆者百三十一里險崖峻阜可剗削者三十二里宜爲墩臺連接寧夏東路花馬池無險敵至仰客兵宜置衛興武營守禦所兵不足宜召募自環慶以西至寧州宜增兵備一人橫城以北黃河南岸有墩三十六宜修復帝可其議大發帑金數十萬使一清築牆而劉瑾憾一清不附已一清遂引疾歸其成者在要害間僅四十里瑾誣一清冒破邊費逮下錦衣獄大學士李東陽王鏊力救得解仍致仕歸先後罰米六百石安化王寘鐸反詔起一清總制軍務與總兵官神英西討中官張永監其軍未至一清故部將仇鉞已捕執

之一清馳至鎮宣布德意張永旋亦至一清與結納相
得甚歡知永與瑾有隙乘間扼腕言曰賴公力定反側
然此易除也如國家內患何永曰何謂也一清遂促席
畫掌作瑾字永難之曰是家晨夕上前枝附根據耳目
廣矣一清慷慨曰公亦上信臣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
意可知今功成奏捷請問軍事因發瑾奸極陳海內
愁怨懼變起心腹上英武必聽公誅瑾瑾誅公益柄用
悉矯前弊收天下心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
曰脫不濟奈何一清曰言出於公必濟萬一不信公頓
首據地泣請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上必爲公動苟得

請卽行事毋須臾緩於是永勃然起曰嗟乎老奴何惜
餘年不以報主哉竟如一清策誅瑾永以是德一清左
右之得召還拜戶部尙書論功加太子少保賜金幣尋
改吏部一清於時政最通練而性濶大愛樂賢士大夫
與共功名凡爲瑾所構陷者率見甄錄朝有所知夕卽
登薦門生徧天下嘗再帥關中起偏裨至大將封侯者
累累然不絕饋謝有所入緣手卽散之大盜躡中原一
清疏請命將調兵前後凡數上皆報可盜平加少保太
子太保廕錦衣百戶再推內閣不用用尙書靳貴而進
一清少傅太子太傅給事中王昂論選法弊指一清植

私黨帝爲謫昂一清更申救優旨報聞乾清宮災詔求直言一清上書言視朝太遲享祀太慢西內創梵宇禁中宿邊兵畿內皇店之害江南織造之擾因引疾乞歸帝慰留之大學士楊廷和憂去命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張永尋得罪罷而義子錢寧用事寧故善一清有構之者因蓄怨會災異一清自劾極陳時政中有狂言惑聖聽匹夫搖國是禁廷雜介胄之夫京師無藩籬之託語譏切近倖帝弗省寧與江彬輩聞之大怒使優人於帝前爲蜚語刺譏一清時有考察罷官者嗾武學生朱大周許一清陰事而以寧爲內主給事御史

周金陳軾等交章劾大周妄言請究主使帝不聽一清乃力請骸骨歸賜敕褒諭給夫廩如制帝南征幸一清第樂飲兩晝夜賦詩賡和以十數一清從容諷止帝遂不爲江浙行世宗爲世子時獻王嘗言楚有三傑劉大夏李東陽及一清也心識之及卽位廷臣交薦一清乃遣官賜金幣存問諭以宣召期趣使有言一清陳謝特予一子官中書舍人嘉靖三年十二月戊午詔一清以少傅太子太傅改兵部尚書左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故相行邊自一清始溫詔褒美比之郭子儀一清至是三爲總制部曲皆踴躍喜亦不刺竄西海爲西寧

洮河害金獻民言撫便獨一清請勦土魯番求貢陳九疇欲絕之一清則請撫時帥諸將肄習行陣嘗曰無事時當如有事隄防有事時當如無事鎮靜會張璁等力排費宏御史吉棠因請還一清內閣給事中章僑御史侯秩等爭之帝謫秩官召一清爲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旣入見加少師仍兼太子太傅非故事也亡何獻皇帝實錄成加太子太師謹身殿大學士一清以不預纂修辭不許王憲奏捷推功一清加特進左柱國華蓋殿大學士費宏已去一清遂爲首輔帝賜銀章二曰耆德忠正曰繩愆糾違令密封言事與張璁論張永前功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八
起爲提督團營給事中陸粲請增築邊牆推明一清曩
時議一清因力從臾之帝爲發帑金命侍郎王廷相往
然久之亦竟止明倫大典成加正一品俸初大禮議起
一清方家居見張璁疏寓書門人喬宇曰張生此議聖
人復起不能易也又勸席書早赴召以定大議璁等旣
驟顯頗引一清帝亦以一清老臣恩禮加渥免常朝日
講侍班朔望朝參令晨初始入閣視事御書和章及金
幣牢醴之賜甚渥所言邊事國計大小無不傾聽璁與
桂萼旣攻去費宏意一清必援已一清願請召謝遷心
怨之遷未至璁已入內閣多所更建一清引故事稍裁

抑其黨積不平錦衣聶能遷訐璉璉欲置之死一清不可璉怒上疏陰詆一清又喉黃綰排之甚力一清疏辨言璉以能遷故排已且傍及璉他語因乞骸骨帝爲兩解之一清又因災變請戒飭百官和衷復乞宥議禮諸臣罪璉益憾桂萼入內閣亦不相能一清屢求去且言今持論者尚紛更臣獨主安靜尚刻覈臣獨主寬平用是多齟齬願避賢者路帝復溫旨褒之而給事中王準陸粲發璉萼招權納賄狀帝立罷璉萼且暴其罪其黨霍韜攘臂曰張桂行勢且及我遂上疏力攻一清言其受張永蕭敬賄一清再疏辨乞罷帝雖慰留之而璉復

召還韜攻益急且言法司承一清風指搆成萼罪帝果怒令法司會廷臣雜議出刑部尚書周倫於南京以侍郎許讚代讚乃實韜言請削一清籍帝令一清自陳璉乃三上密疏引一清贊禮功乞賜寬假實以堅帝意俾之去帝果允致仕馳驛歸仍賜金幣明年璉等搆朱繼宗獄坐一清受張永弟容金錢爲永誌墓又與容世錦衣指揮遂落職閒住一清大恨曰老矣乃爲孺子所賣疽發背死遺疏言身被污蠟死且不瞑帝令釋賊罪不問後數年復故官久之贈太保諡文襄一清生而隱宮貌寺人無子博學善權變尤曉暢邊事羽書旁午一夕

占十疏悉中機宜人或訾已反薦揚之惟晚與璉萼異
爲所軋不獲以恩禮終然其才一時無兩或比之姚崇
云

王瓊字德華太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工部主事進
郎中出治漕河三年臚其事爲志繼者按稽之不爽毫
髮由是以敏練稱改戶部歷河南右布政使正德元年
擢右副都御史督漕運明年入爲戶部右侍郎衡府有
賜地蕪不可耕勒民出租以爲常王反誣民趙賢等侵
據瓊往按奪旁近民地予之賢等戍邊民多怨者三年
春廷推吏部侍郎前後六人皆不允最後以瓊上許之

坐任戶部時邊臣借太倉銀未償所司奏遲尚書顧佐奪俸而瓊改南京已復改戶部八年進尚書瓊爲人有心計善鈎校爲郎時悉錄故牘條例盡得其斂散盈縮狀及爲尚書益明習國計邊帥請芻糗則屈指計某倉某場庾糧草幾何諸郡歲輸邊卒歲採秋青幾何曰足矣重索妄也人益以瓊爲才十年代陸完爲兵部尚書時四方盜起將士以首功進秩瓊言此嬴秦弊政行之邊方猶可未有內地而論首功者今江西四川妄殺平民千萬縱賊貽禍皆此議所致自今內地征討惟以蕩平爲功不計首級從之帝時遠遊塞外經歲不還近畿